

沉默是金

——西班牙著名印象派画家索罗拉

▲ 庄 庸

索罗拉(Joaquín Sorolla Y Bastida, 1863—1923), 西班牙著名的印象派画家。1863年出生于瓦伦西亚, 22岁时获奖学金, 到设在罗马的西班牙美术学院深造, 四年后返回西班牙, 在马德里定居。1890至1900年期间, 他将作品送往巴黎、马德里、芝加哥等引领时尚的沙龙, 连续不断地获奖。1901至1905年他致力于对其艺术理念——写实主义绘画——的追求; 1906至1909年间, 他相继在巴黎、柏林、伦敦等城市举办个人画展, 其对艺术的探索也逐渐达至巅峰。1911年后, 他签订合同, 在近7年时间内投入到“西班牙视象”的创作中去, 装饰性油画、壁画和其他赞助商订购的肖像画, 让索罗拉难以在自身艺术理念与创作上有更深入的探索。1920年, 他中风, 全身瘫痪, 不能继续作画; 3年后, 死

神攫走了他的生命。在身后相当长的时期内, 索罗拉都寂寞地长眠地下; 直到80年代, 才像古董一样, 从艺术的废墟中被淘了出来。“狂沙吹尽始见金”, 索罗拉的艺术生涯就像变化诡谲的海, 平静与热烈交替, 激情与沉寂相继; 在时间的积淀中, 所有的喧嚣与躁动, 最后都化成现在我们要在沙滩上追踪的脚印。

当索罗拉尚处于画风形成与发展时, 其创作与作品已被广泛关注、赞助和订购。1890—1900年间, 他主要为国家展览会创作以社会和历史为主题的鸿篇巨制, 东方主义, 神秘色彩, 社会意义, 宗教关怀, 浸透于其关于瓦伦西亚生活、罗马风情、巴黎以及地中海风光的油画与素描中。这些作品让他几乎获得所有重要沙龙所设立的奖项。欧洲艺术圈的赞赏和认同, 荣耀和光环、名利和收益接踵而至。但同时索罗拉也为探索与发展其个性化和自由风格的户外写生画法, 伏下转向的调子。有两幅画可以见到这种嬗变的印痕: 一是《悲伤的继承人》, 以瘫痪的孩子形象, 为其捧回1900巴黎世界美展的大奖, 同时也标示着其职业生涯的转折; 第二幅是《钓鱼归来》, 索罗拉后来提起时, 说它已经显示了他正走向“如其所是地表现自然”的艺术理念和创作之路。

1900—1912年间, 索罗拉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对这种理念的求索中, 并让自身的创作走向全面的成熟。风景、城镇风光、海边景色、园林景观、沙滩、人物和动物以及其他能有利于捕捉自然光线的物体, 都成为索罗拉创作的视觉元素, 向人们传达着在他视野的地平线上, 那瓦伦西亚的光, 热烈而明亮; 塞维利亚冬天的光, 寒冷而干燥; 西班牙北部海岸的光, 柔和而婉约; 以及澳大利亚那温和湿润的绿。“光、风行于水上, 带来了生命, 带来了力量”。在索罗拉这些画作中, 光唤醒了一切, 照亮了一切, 并让人深刻地洞悉索罗拉的意志, 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动人心魄的力量; 其雄浑气势, 激起艺术圈广泛的关注和批评界深刻的评论。在《打包



我的家庭 1901年

的葡萄干》、《瓦伦尼亚的海滩的中午》、《白船》、《两姊妹》、《排行的船》等作品中，索罗拉的线条、色块和笔触，呈现出丰富而独到的创造性；之前还没有谁——就算是莫奈、特纳——能在自己的笔触中容纳如此丰富而细腻的光和影，也没有谁能在如此简单的描绘中，捕捉到如此众多变化，一如生命孕育着爱和恨的悸动；但又如此冷静，深藏不露，不动声色，底蕴深厚；“这不是印象主义的，但确实令人印象深刻”。从评论界发出的赞美之辞，使得公众对索罗拉1906年的个人画展，给予了相当密切的关注，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

但意味的是，收藏界对此的表现却相当冷淡。当索罗拉结束自己画家的职业身份时，这些机构和博物馆也都中止了对其作品的购买；当其作画方式从鸿篇巨制移向户外写生时，索罗拉发现自己介入的艺术市场也发生了变化。其实两年前即1904年的巴黎沙龙上，索罗拉没能获得任何奖励，虽然最后他到底还是将展出的一幅画卖给了美国的收藏家；这次画展，巴黎收藏界更是无意于购买任何索罗拉展出的作品，以致于现今法国收藏的索罗拉作品相当稀少。好在1907年柏林画展好评如潮，在销售方面也给索罗拉带来巨大的成功。然而1908年伦敦画展，英国评论界却给予索罗拉比法国评论界更多更复杂更暧昧的关注；而英国收藏家的态度则和他们的法国同行如出一辙，甚至更保守，更多疑。只有在美国，索罗拉的画展才获得全面的成功；今天，在美国能找到索罗拉这时期的大部分代表作品。

从1911年和米尔顿·亨廷顿签订合同起，索罗拉进入到“西班牙视象”时期，创作了一系列装饰性油画，并接受其他一些赞助商委托，为他们本人或情妇画肖像。浩大的装饰性油画工程，繁芜的肖像画作，以及无休无止地以西班牙著名文学艺术典故为主题的壁画创作，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和体力，并使他未能对个体风格深入地探讨；而且此时，索罗拉所走的艺术求索之路，已经受到诸如野兽派、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前卫派运动的冲击。

当索罗拉从“西班牙视象”中脱身出来时，迎接他的艺术境遇已变得与1901—1910很不一样了。前卫派开始占据艺术的主流，他们宣扬一种迥异于索罗拉的艺术理念。索罗拉仅仅20年前的成功，已经成为昨日黄花；1920年当其“西班牙视象”揭幕时，没有带来15

两姐妹

1909年



年前那种轰动性的影响。当时现代派艺术进入新的领域，世界开始寻找一种能够替代索罗拉写实主义的绘画。美国博物馆是支持先锋艺术的桥头堡。例如1922年凡高的绘画已进入美国公众的收藏库，而毕加索的画作，从1921年就定期在纽约展览。在整个政治混乱和经济衰败的30年代，索罗拉在艺术市场的影响力跌到了低谷。最典型的例子是，在1933年的展销会上，戈蒂以不到1万美元的价格，购走了索罗拉10幅代表画作。

随着西班牙政治经济形势在国内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恶化，索罗拉作为画家的国际声誉，在四五十年代持续低迷。虽然法国50年代就复活了对印象主义的真正兴趣，但西班牙却是到了1958年才解除禁令，重新开放艺术市场。1963年西班牙教育部组织了索罗拉世纪艺术展。经济的复兴也唤醒了西班牙收藏家对本国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关注。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和收藏家，将“过时了”的索罗拉画作抛售出来，统统被西班牙的收藏家购得。

相对来说,六七十年代索罗拉仍处于被人关注的边缘。直到80年代,艺术界的态度才发生微妙的变化,人们的审美取向开始转向画作本身,而不再探究所涉题材以及技法 and 手段的创新。理性主义和批评主义占中心的60年代已如长江东流水。索罗拉作品本身的价值,也在重新认识和评估中走向人们的视野。人们再次认识到,索罗拉的绘画,尤其是他对光线的处理,蕴含着某种打动人心灵深处的力量;它们的美和向心力,让人无法回避;对它们的接触和了解,将让人的直觉、理解力、以及鉴赏力在强度和广度上不断拓深。如何充分而且深刻地理解索罗拉绘画的艺术价值,成为评论与研究其艺术理念与创作的焦点。

对索罗拉进行的研究与评论,一般遵循两条线索。一是关注他与文化境域的互动,亦即他所处的生存状态、以及当时时代的精神状况和时代氛围、审美趣味如何制约着、甚至决定着其艺术实践的价值取向;同时这一价值取向反过来也影响着文化境域对他的反应。这里面比较显著的,比如在“西班牙视象”时期,索罗拉的创作就在一定程度上悖离了他坚持的艺术理念。另外家庭(他出生的和他后来建立的)作为他最私人化的外部空间,对其技法与画风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;与同时代西班牙艺术家的关系,我们从中可以剖析其绘画风格从尚未成型向成熟时期的发展;与前哲后贤的对话与挑战,也可让我们理清其风格在艺术史上的承传与嬗变。他的朋友,西班牙颇有建树的印象主义画家奥尔利亚诺·德·布鲁依特,就是在索罗拉1906巴黎个人画展之后,向索罗拉的艺术道路靠拢;在索罗拉著名的肖像画中,萨金特的影子随处可见,而萨金特1906年后创作的风景画,也透出索罗拉的艺术风格。与斯堪的那维亚画派成员的密切来往,与他的欧洲同行的相互影响,还有索罗拉那些西班牙和美国学生对其风格与技法的模仿,甚至从巴黎到德国整个评论界对他的反应,也都可以显现出文化境域对艺术家艺术创作及理念的塑造:在索罗拉艺术成型时期,他深受当代大师们的影响;但一旦他发现自己的理念,并致力于追求它,他开始走自己的路。由于自身杰出的才华与坚韧的意志,他终于成为了他——一个无人能够匹配的、能捕捉到细腻颤抖着的阳光并让其如其所是、没有任何矫饰和伪装成分的画家,不再是别人影响他而是他在影响着别人;这些影响如此广泛而深刻,以至无论是赞扬还是抨击,索罗拉以及因他而成的所谓的“索罗拉主义”,都成为评论界争论的焦点;关于其是否隶属于印象主义绘画;其用照相术作画与否;其户外

写生画的重要性;他的人物肖像画;他在不同国家不同阵营所激发的争论;他这一代人所面临的社会与政治处境。这些评论是世纪之交不同艺术理念交锋的折射与反映。例如当时,对索罗拉画风的抨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。一是19世纪晚期的古典主义者,对细节的旨趣,让他们见到印象主义就大加抨击;二是理性主义者,他们认为索罗拉的写实主义绘画缺乏内容。卡门·吉瑞尔利尔教授在综述了所有这些评论点之后,诠释道,索罗拉对其艺术理念的追求始终是清醒而自觉的;在他艺术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特殊的“表面性”,并不是草率从事,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它不像批评者所抨击的那样,缺乏理性或表现的功力不够,因而是索罗拉绘画作品中的缺陷;相反,这是他刻意为之和始终坚持的某种立场。

这就将评论导向对索罗拉画作本身的研究。是索罗拉的画作本身,而不是作品之外某种社会性或属他性的特征,提供了一种切入索罗拉艺术的支点:从对他技法与创作风格的分析入手,可接触到他内心的视觉意象与个性心理特征,最后洞见整个时代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特征。亦即是说,对创作本身的研究将使评论者的视线在其光与影、色与调、笔触与构图等的处理中,自然地感觉到他糅合自身之意与自然之象而形成的内心视觉意象,它将泄露出主导艺术家创作行为的隐秘而幽微的个性心理特征;而文化境域所包含的历史的、时代的、精神的等等,也正是在艺术家的个性心理层面积淀下来,并内化成其个人艺术行为的价值取向的;价值取向在艺术家艺术行为的实践中,表现为艺术理念的追求、理解、阐释与表达,最后凝聚而成一幅幅具体的绘画作品。所以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他和他的艺术的支点的,是索罗拉的画作本身;只有它们,才能为索罗拉在艺术史和印象主义运动中找到准确的定位。诸如《海滩上的孩子》、《质询的儿童》、《我的妻子和女儿在花园里》、《我的家庭》等这些索罗拉的小幅油画写生或速写以及素描作品,标志着画家以最敏锐最直接的反应,去捕捉自然中的光线与运动;在这里我们能找到通往索罗拉绘画最关键的路径:它们阐明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努力追求的艺术本质;它们同样显示了从那时起索罗拉开始形成自己未来发展的基础;在此基础上他将油画的技法锤炼得娴熟之致。它指引我们的视野在画作本身上着陆,并向纵深“犁”入其画面深处;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其人其事其作,以及其在艺术史上的位置。